

《俺爹俺娘》记录了两个世纪老人 30 年间的生活片断，真实、质朴，影印出一个个真情瞬间，编织出一个游子思念家乡、想念爹娘的图片散文故事。透过回顾这些老照片，我们看到了自己父母颤微的身影，看到了一种无言的震撼。这些照片有血有肉地告诉人们何谓中国伦理，何谓东方亲情，何谓华夏子民。让我们在这个高速运行的现代化社会中，再一次领略了朴素的、家庭的力量。这种家庭的力量体现在每一个人的心底，最直接的就是爹与娘。爹与娘，我们生命中最直接的线索，我们谁也无法逃脱的亲情捆绑，我们谁也躲不掉的终身牵挂。





爹说：“往上点儿，再往上点儿，你听见了吗？”

Dad said: "upper, upper again, did you hear?"



在家乡这条小路上，爹娘共同走了七十多年。

爹娘出生在同一个村，一个村东，一个村西，结婚前谁也不认识谁。

On this path in my hometown my parents had been walking together for more than 70 years. They were born in the same village, but one lived in the east while the other lived in the west.

They didn't know each other before marriage.



娘，一个身高 1.41 米，体重 71 斤的弱小女人.....她属牛。



爹，长着一双倔犟眼睛的健壮男人.....他属兔。



真是“越老越小孩”，看，爹娘笑得多么可爱。



每到过年，娘总是坐在家门口的石头上，盼望儿回家。



每次我离家时，总不让娘送，娘也答应不送，但往往到了村头，猛一回头，娘就跟在我身后.....



我家住在村围子的南门外。村围子是清同治 6 年修的，如今已成断墙残壁。近几年，围子边的人家都到村外向阳坡上盖起了新房，爹娘却舍不得老屋。



按照鲁中山区农民的习俗，爹娘一辈子通腿而眠。



爹干活手指上扎了刺，娘戴上老花镜给他挑。扎痛了，爹就嚷嚷：“你这哪里是挑刺，简直是挖坑、刨树根！”娘还是细声慢语：“老了，眼花了，看不清了。”



每天窗户一亮，爹娘便起床干活，忙忙活活就是一天。



男在前，女在后，爹在任何时候都是唱“主角”。



对爹的“旨意”，娘言听计从，尽管有时不情愿。



娘生爹的气，病倒了，在打吊瓶的那几日，爹又烧水，又做饭，格外勤快。



要过春节了，娘的肺气肿病突然发了，住进医院进行抢救，爹一个人在家孤孤单单，整天打不起精神来。



这张照片是爹假装要给娘量体温，在她的额头上亲了一口，那个时候，娘病危了，我拍完这张照片之后扔下相机一边哭一边喊她。娘.....娘.....娘居然奇迹般地活了过来，她知道儿子需要她，她心里有这个信念，就是凭着这个信念，她又活了 5 年。



娘的病稍有好转，爹迫不及待到医院探望，一进门就直抹眼泪。“咱俩结婚 68 年，这可是头一回不在一块儿过年啊！”爹边哭边说。



清明（4月5日）过后，春暖花开的时候，娘的病慢慢好转。五月初，竟神奇般地站了起来，出院回到了家。



爹喜欢这张照片。“人在病重时，全家人都悲戚戚的，病好了，看看这张照片又让人乐，这叫‘悲喜相生’。”



病好了，他们还是闲不住，又下地干活了。爹常说，你娘的小脚走不快。可每次走着走着，爹又落在娘的身后。



在田里剝谷苗的老娘，像立在天地之间的一尊雕像。



手握锄头的老爹，像一座铁塔。



爹是木匠，一辈子这样默契合作的场景不少。



一辈子的伴侣



“娘，还下地吗？”“去！人活着不干活干啥！”这一年，娘已 84 岁了。



秋天，把成熟的葫芦摘下来，中间锯开成为两半，再放到锅里煮一煮，葫芦瓢是一道极好的菜，而葫芦瓢用作盛水的勺，又经济，又比买的铁勺好使。



家里刚安上电话，爹娘就想打一个试试。爹拨号码，娘拿耳机听。“咋没声呢？”娘直埋怨爹不会拨号码。



爹娘整理一下相框里的子孙们的照片，也算过个“团圆”年吧！



“老姥爷，你往那个门扫，我往这个门扫，看谁扫得快！”重外孙女晶晶和爹比赛扫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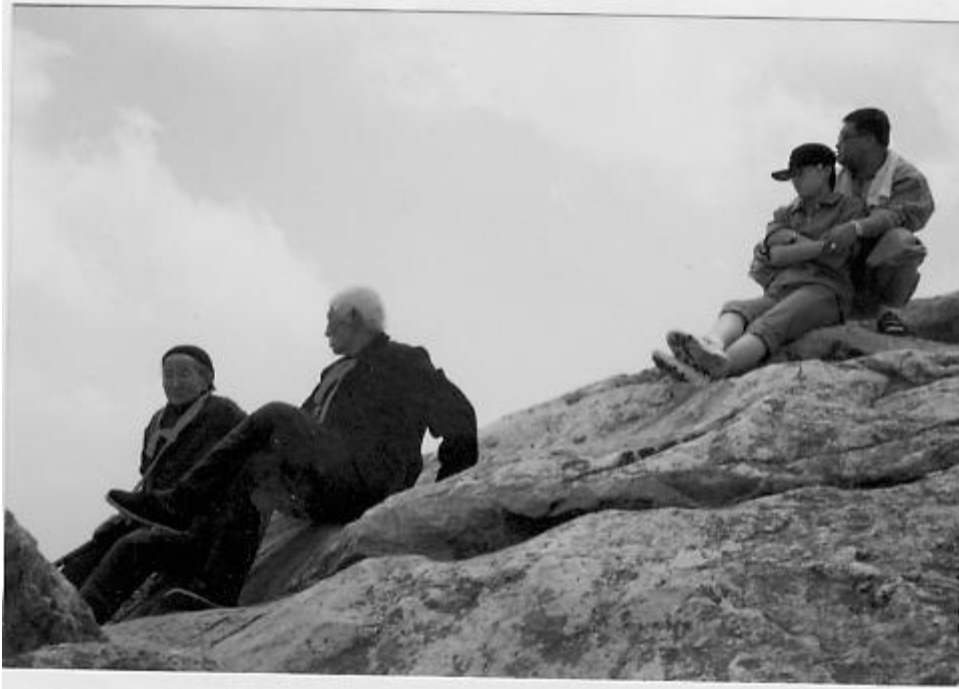
爹是书迷，一有空就看书看报，看到新鲜事，就出去讲给老伙计们听。报刊上每当发表我的作品，爹总是看了一遍又一遍，看完后，再讲给娘听。



爷一辈子没上过泰山，爹抱着爷爷的画像爬上泰山极顶。



这株汉柏相传是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 110 年）封泰山时栽植的，已生长了两千多年了，称为“汉柏第一”。爹娘围着树看了又看。



爹娘爬上了泰山极顶，碰上了一对青春恋人.....



手挽着手，爹娘来到天安门。



爹娘说，坐在地铁里啥都好，就是弄不清东南西北。



一起生活了几十年，隔着廊柱歇息，动作、神情都快一致了！



一对来自加拿大的夫妇看到爹娘双双携手登上长城，羡慕不已。



本来给孩子们买的“小电影”爹娘倒先瞧上



了。

爹深情地拉着娘的手，念了一句戏词：“咱手儿把手儿把话拉……”



娘 85 岁大寿，我和姐姐们又给她买了一个大号带“寿”字的生日蛋糕，还插上了花花绿绿的生日蜡烛。孙男弟女们围在一起，拍着巴掌唱了一遍外国歌曲《生日快乐》，然后让娘吹灭蜡烛。娘把嘴凑到蜡烛前，吹了几次都吹不灭，还是大伙围上去才吹灭了。娘又念叨起来：“唉，俺这张嘴火能吹着，灯能吹灭，今天咋就吹不灭这几根蜡烛呢？老了，没牙了，嘴漏风！”



我儿子考上了北大研究生。临走时，娘拉着孙子的手，嘱咐了一遍又一遍。



这是全家第一张合影。爹娘生了8个儿女，死了4个，剩下我和傻子大哥，还有两个姐姐。大哥始终是爹娘最牵挂的。



村里和娘一般大的老太太都是小脚。比她们年轻十几岁的都放过脚，成为不大不小的“解放脚”，当地也叫“扁地瓜脚”。娘说：“俺 6 岁就缠脚，想放也放不开了。”



爹娘结婚 70 周年这一天，到北京游览，这是他们第一次坐飞机。娘有些紧张，紧握着爹的手不放。



娘说：“俺这么大岁数了，咋还能穿这样艳红的衣服呢？”“实在好看，实在好看。挺像当年结婚时你穿的那件啊！”爹说。



娘生病了，爹也成了半个赤脚医生。



娘病重了。家里人筹划用旧婚俗的过门仪式来为娘冲病消灾。爹身缠花床单，拉着红绸布，在婶子们的簇拥下一步跨过了放在门槛上的马鞍。他喜滋滋地对娘说：“门槛我迈过去了，马鞍我跨过去了，你的病很快就会好了。”



90岁大寿那天，我给爹娘拍了这张合影。没想到，这竟是他们最后一张合影。



“娘，你抱了我一辈子啦，我也抱抱你吧！”在故宫，我把娘抱了起来。妻子夏立群抢拍了这个镜头。